

「韩」白猫 著 千太阳 译

新邪恶<sup>上</sup>

NEW EVIL  
GIRL

少女





「韩」白猫 著  
千太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邪恶少女(上)/(韩)白猫著;千太阳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755-039-6

I.新… II.①白… ②千… III.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1813号

Wicked girl's teaching journal 2 (1-2) By Baekmyo

Copyright © 2005 Samyang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imp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myang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冀图登字:03-2006-042号

## 新邪恶少女(上)

作者:(韩)白猫

译者:千太阳

责任编辑:申强

特约监制:李耀辉 苏静

特约策划:千日

封面插图:清羽

装帧设计:熊琰工作室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真: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mailto:hspul@163.com)

印刷: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字数:280千字

印张:16.5

版次: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755-039-6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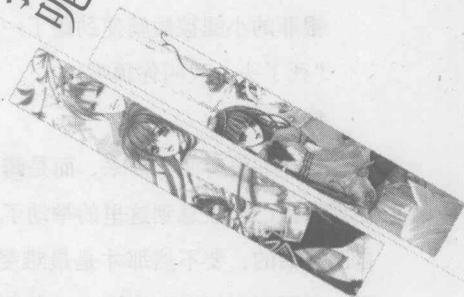
# 新邪恶少女

NEW EVIL GIRL

[上册]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一章<br>怎么恩将仇报呢   | 001 | 第十四章<br>我不是抱抱熊    | 134 |
| 第二章<br>不速之客      | 013 | 第十五章<br>有人欢喜有人愁   | 143 |
| 第三章<br>他和不属于他的她  | 023 | 第十六章<br>危险背后的真情   | 152 |
| 第四章<br>可能还不错的室友  | 032 | 第十七章<br>不只是凉水     | 161 |
| 第五章<br>不可以做朋友    | 042 | 第十八章<br>偷鸡不成      | 170 |
| 第六章<br>和别人不一样的民植 | 051 | 第十九章<br>率芝的反间计    | 182 |
| 第七章<br>袒露内心的秘密   | 063 | 第二十章<br>高手云集的学校   | 191 |
| 第八章<br>可以两肋插刀的男人 | 073 | 第二十一章<br>老大间的对决   | 200 |
| 第九章<br>失控在酒精下    | 082 | 第二十二章<br>我的感情日渐透明 | 210 |
| 第十章<br>微妙的感觉     | 091 | 第二十三章<br>称王称霸的智灿  | 218 |
| 第十一章<br>爸爸,他的爸爸  | 103 | 第二十四章<br>不能有爱情的生活 | 227 |
| 第十二章<br>树大开始招风   | 110 | 第二十五章<br>短命的同居生活  | 237 |
| 第十三章<br>你在担心我吗   | 125 | 第二十六章<br>败兆的率芝    | 246 |

# 【第1章】怎么圆将仇报呢





☆

●

★

♡

●

◎

♡

★

☆

●

★

♡

●

◎

♡

①

2

“死丫头，躲开点！”

“哦。”

“土老帽儿！”

“对，对不起……”

“你眼瞎了，垃圾桶满了没看见吗？”

“可我好像不是今天值日……啊！”

银菲的小腿被敏晴使劲踢了一脚，并瞪着眼威胁她说道：

“死丫头，我叫你顶嘴。”

痛死啦！

银菲并没有叫出声来，而是蹲下来揉了揉疼痛欲裂的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发现海银已经注意到这里的举动。在这个时候她是宁愿死了也绝对不愿让海银看自己笑话的，要不然那才是最难受的事情呢。她轻轻地扭过头，偷偷看了海银一眼，想不到正好碰上海银迎过来的目光，吓得她赶紧又转过头来。

死丫头！要不是我现在正……你的屁股早就开花了。

说实话，现在的银菲真是想痛揍海银一顿。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也只是想想而已，如果真要那么做的话，这么多天的努力岂不是就前功尽弃了？

“死丫头，我正跟你说话呢，你没听到吗？是不是把我说的话当放屁了？”

见银菲对自己的话不理不睬，敏晴立刻气得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

“呦！没想到啊，这么土里土气的你，想不到头发却是这么柔顺的啊，老天爷看来还真是瞎了眼了！”

银菲拥有一头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发，乌黑透亮，纤尘不染，直直地披了下来，好像万丈高崖垂下的瀑布那样漂亮，缕缕清香从发丝上散发出来，令人感到无比陶醉……

嘴上发出了啧啧声音的敏晴，眼睛里却充满了嫉妒的神色，一直到把她拉到垃圾桶边，抓住银菲头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然后又把她推倒在地上，这才嗔声嗔气地说道：

“帮人家把垃圾桶给清理一下好不好吗？顺子。”

这时，一阵咯咯的娇笑从围观的人群中响起。

银菲艰难地露出一丝苦笑，慢慢地站了起来，提着垃圾桶的双手因为愤怒而颤颤抖抖，有好几次她都忍不住想将手里的垃圾桶扣在这个整天就知道欺负自己的敏晴头上，但她还是努力地把这种想法忍了下来。

穿过人群的缝隙，她看到了海银。跷着二郎腿的她，正坐在对面的位子上，一双洁白修长的大腿荡来荡去，手也不断抚摸着刚刚烫过的头发，饶有兴趣地看着银菲。

“死丫头，你等着，我早晚会收拾你！”

银菲低声咒骂了一句，但脚却不敢慢下来，一个箭步就冲出了教室。

“顺子！顺子！”

不知道是谁又拿她的名字寻开心了。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老天保佑啊，阿弥陀佛！千万不要再有人来惹我啦，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来。唉，不过好像我不信佛教啊？不管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现在最要紧的事了。

银菲像逃命似的冲出了嘲笑她或是同情她的人群。

唉！想不到的是我这个曾经一世英名的银菲小姐竟然会沦落到任人欺负的地步，这还真是世事难料啊！可这一切都要怪我那阴险的老妈，居然下陷阱来套我，好歹我也是她的女儿啊，真可谓最毒妇人心！呸呸，怎么把自己也给骂上了，收回先前的话！

对银菲来讲，那天是改变她命运的一天。

那天，银菲、海银，还有靖云都围在承贤的周围，听她讲述银菲外婆上学时的故事。承贤是一个听起来有点男孩子气的名字，可她的的确确是个女孩，更准确地说她应该是女人才对，银菲口中的那位阴险的老妈正是此人（也只有银菲才敢这么





说她)。承贤长得非常美丽，即使已经年过四十，可风韵犹存，是个难得一见的大美女。身为教师的她，不但为人和善（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而且在教育界也拥有不同凡响的地位，几乎每年都有很多衣锦还乡的学生登门拜访。不过叫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么优秀的教师在年轻的时候居然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不良少女，而且还是一个挥金如土的败家女，甚至于直到外公拿财产继承权来威胁她，才让她结束了那段颓废的生活，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教育事业中，能得到今天这样的成就，她的外公真可谓功不可没了。

再说银菲的老爸，有一个非常秀气的名字叫秀垣，真搞不懂老天爷怎么会把银菲的老爸和老妈这两种人撮合在了一起，直到现在银菲都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可事实往往就是无法改变的，也许他们上辈子就有这样的约定呢！

其实，以前银菲也经常听妈妈讲自己和爸爸的那段罗曼史，开始感觉很新奇，但时间长了，讲的次数多了，让她觉得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别说从头到尾讲述一遍，就连从尾到头讲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像今天这样听她讲述外婆外公的故事却还是头一次。

“也对，被别人孤立的感觉确实不好受。”

听到海银赞同自己的观点，承贤的脸上立刻出现了灿烂的笑，紧接着又说道：

“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吗？可妈妈我就是这么熬过去的！”

“切！”

听了承贤这句话，银菲不屑一顾地撇了撇嘴。

众人疑惑地回过头，都看着银菲。

银菲摇摇手，说出自己的想法：

“其实有时被孤立也没什么不好的啊，多自在啊，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嗯，是——吗？”

承贤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反问，并且中间还特意拉长了声音，用来表示自己的不解，而从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却是一丝无法掩饰的狡黠，就像是预示着某人遇难的开始。

可此时的银菲并没有留意到承贤脸色的变化，依然自顾自地说道：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倒是很想试试那种感觉，说不定还很好玩呢！”

承贤好像就是故意等待银菲这句话似的，赶忙接上去说：

“哦，是吗？那你可以试试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嗯？什么？”

“怎么？你不是刚说了想试试的吗？嘿嘿，不会是你害怕了吧？”

“害怕？开什么玩笑，有我怕的事情吗？试试就试试。”

“那好啊，我们就以一年为期限。在这一年之内让你受尽孤立，看你能不能熬得过去。”

就是这样，我们单纯的银菲小姐，自己勇敢地跳进了承贤设下的圈套，从此将名字改为江顺子，找了一件乡巴佬儿似的奇怪面具罩在了自己的脸上，就这样，不幸的校园生活在她的生命里开始了。可悲的是她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悲惨，反而还隐隐地有些期待，原来她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自那时起银菲就从原来——的学校转到了现在的学校，这是与她一般大的表妹海银——的学校，除了海银在这里外，还有银菲的青梅竹马兼死党——靖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靖云还是海银的男朋友。

被同学们孤立起来，自然而然少了一些强权人物的出现，如果没有他们是很难形成那种局面的。由于海银结交面广，加上在学校里的“实力”也是不俗的，因此这一角色顺理成章地非她莫属了，并且她做起事来也非常到位，似乎很是尽职尽责。只要有机会就不会忘记欺负银菲，就这样，时间一长同学们开始自觉地疏远她、孤立她了。

时间在一点一滴流逝着，此时的银菲发现被人孤立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玩。然而，银菲没有想到的是，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当她对这种生活产生厌倦的时候，又有人突然开始找她“玩”了。很明显，他们不是真心想要跟银菲交朋友，而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出气筒而已，还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地让她干一些体力活，且在自己生气的时候还不时“赠送”一顿拳打脚踢。

说实话，银菲与承贤的打赌，并没有指定输的人就一定要受到某种严厉的惩罚，所以即便现在银菲放弃了，承贤也不会拿她怎么样，顶多成为以后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可重要的是，银菲不仅继承了承贤的绝世美貌，还遗传了她的一股倔脾气，只要是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进行到底。

“这该死的崔海银！啊——真想狠狠地扁她一顿。”

银菲麻利地倒完了垃圾，转过身子，向教室的方向大步走去。当她刚转过一个墙角时，突然，一个黑影从昏暗的角落里猛扑过来。

即使银菲有所察觉，可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再加上她手里还提着



垃圾桶，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躲开，便立刻被那个黑影重重地压在了身下，随即直挺挺地倒了下來。

“啊！疼，疼，疼，疼死我了！是不是我摔成脑震荡了啊？天啊，这么年轻的我可不想这么早就死掉啊！”

银菲一边嘟囔着一边揉着被撞痛的后脑勺，同时又发泄似的把身上的重物一把推开。

那头银色的头发，即使在幽暗的角落里也一样闪闪发亮，黝黑健康的皮肤，高耸的鼻梁，一对又黑又长的剑眉倔强地朝两端高挑着，原来就是同班的那个不良少年——元何利。

银菲气得用脚踢了踢躺在那里的何利的头，然而他并没有动一下，银菲觉得他一定已经昏厥了，就开始肆无忌惮地骂了起来：

“想死啊！竟敢撞本小姐，你是不是真不想活了？念在你长得还可以的分上，即便我有一千个想杀掉你的理由，这次也就算了，但是，绝对没有下次啊！”

原本银菲准备就这样走过去的，可是看到何利满身是血躺在地上，便又好奇又不忍心地走了回来，蹲在那里认真地打量着他。银菲不得不承认何利长得的确很帅气，即使现在脸上凭空多了几道伤痕，也没有影响到他，反而显得更有男人味了。银菲就那样傻傻地审视着他，过了好久，突然，表情凝重地低声说道：

“如果现在往他嘴里塞点垃圾会怎么样呢……哎，算了，太浪费时间了。”

哇——

一只面无表情的乌鸦从头顶上掠过。

银菲“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刚想要转身离开，却突然感觉有一只手抓住了自己的脚踝。这突如其来的一抓着实把银菲吓了一个踉跄，顾不得保持淑女形象，瞪着一双怒气冲天的眼睛回头看去，竟然是何利。

趴在地上的何利努力睁开肿得几乎快成一条缝的眼睛，低声哀求道：

“率芝姐，别走。”

“率芝姐？谁是率芝姐？我才不是你的什么率芝姐呢，就要上课了，赶快放开我，你个蠢货！”

滴答，滴答……

两行晶莹的泪水，从何利的脸颊上流了下来，聚集到下巴上又滴落在了地上。

外表坚强、人见人怕的学校老大居然还会有这种柔弱的一面，真是让人难以置

信啊！可是，看着何利伤心流泪的样子，我们的主人公——银菲小姐——不但没有觉得可怜或同情，居然还会有点儿……兴奋？

“该死的！现在要是有机架摄像机该多好啊！以后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用这个来挟他了，真是可惜！”

想到这里，银菲只是感到有些遗憾。

何利好像并没有听到她刚才说的话，眼泪依旧不停地流着，银菲站起身，努力地抽了抽脚，可是何利的手抓得太紧了，不管她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把脚抽出来，无奈之下她只好又蹲回了原处。

“我求你了，姐姐，不要扔下我一个人走，求你不要……”

姐姐？这小子长得不像是有恋姐情结的人啊？呵呵，看来还真不能以貌取人啊。

银菲用食指动了动何利的脑袋，叹息道：

“唉，算啦！今天是你姐姐我心情好，所以对你就大发一会儿慈悲吧，给你好好包扎一下，下次别再到处惹是生非啦！你个假银狼。”

由于银菲经常打架的缘故，简单的包扎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儿。

“真不简单啊！竟然知道当年的银狼。可就凭你的这点儿小道道还想学我的老爸，告诉你还差得远呢！”

银菲一把将何利提了起来，看上去根本没费什么力气。接着又三两下除去了他身上的长衫，然后随着几下“咻啦”声，长衫转眼间变成了几条碎布。不一会儿的工夫，银菲就将那些扯碎的布很利落地缠在了何利的伤口上。她搓着手看着自己大功告成的“杰作”不住地赞叹着，像欣赏名画一般欣赏了一会儿后，转身把何利背了起来。可刚迈出两步，忽然又像想到了什么似的，抓着何利的那双手一下子松开了。随着何利身体砸在地上发出的沉闷的声音，一阵尘土立刻飞扬而起。与此同时，何利的嘴里也发出了一丝呻吟。

银菲朝着依旧昏迷不醒的何利做了个抱歉的手势，赶忙解释道：“实在对不起了，你还是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过会儿休息够了就赶快自己回家。你看我一个柔弱的女生，哪儿能背得动那么一个健壮的男生呢？别人看见了肯定会怀疑的。并且你也瞧见了，现在的我还得拿垃圾桶呢，这就已经够损我淑女形象的了，如果再背上你，恐怕我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你说是不是？那，你不否认就是默认了。哈哈，原来你是这么通情达理的人啊？那太好了，我真心地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再



见了，冒牌银狼。”

说完这些，银菲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就这样，因流血过多而昏迷不醒的何利被我们的银菲随便地丢在垃圾堆旁边，可她还哼着歌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以为自己刚才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废物，却想不到做事倒是挺麻利的嘛。”

敏晴看了一眼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垃圾桶，自顾自地说道。

银菲每次与敏晴说话的时候，总是故意不看她，低着头思考事情，这样不是因为怕她，而是因为她怕自己看到敏晴那张脸时会忍不住挥拳过去。

“顺子！”

她的思绪被一个甜甜的声音突然打断。原来是海银这个鬼丫头！不知道又在出什么鬼主意整我了？

银菲听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小魔女海银，在经过一番斟酌之后，极不情愿地回过头望向她。海银慢慢地抬起右手点点银菲，再手腕一翻，食指那么一勾，打了一个谁都明白的手势。

这个臭丫头，早晚我会收拾你！

银菲强忍着愤怒走了过去。海银抬手理了理额前的长发，盈盈一笑说：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走路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头抬起来，要不然，我见到你的脸我怕会把早上吃进去的东西全部都给吐出来。”

“……”

臭丫头，你晚上回家死定了！

银菲用唇语威胁着海银，说完还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但海银对她的威胁根本不去理会，依旧慢条斯理地说着：

“你是聋子啊？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

“知，知道了！”

银菲努力做出害怕的样子，回应了一声，就低着头赶忙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正当银菲盘算晚上怎么修理海银的时候，门口传来了一声“嘭”响，教室的门是被人用力给踹开的。抬头一看，是何利，只见他浑身血迹斑斑，身上被绷带（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长衫）缠得跟粽子似的。

刚才教室还是乱哄哄的一片，现在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紧接着就又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吓得赶紧跑回了自己的

座位上，拿起书装模作样地看着，要么就是在纸上随便乱写着，总之没有一个人敢向何利的方向看一眼，只有海银和银菲除外。

凌厉的眼神从何利的眼中射出，扫视着教室里的每一个角落，接触到他眼神的人无不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是哪个王八蛋刚刚去后院扔垃圾来着？”

话一出口，所有人的目光又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了银菲身上。

靠，事情还变得复杂了呢！

银菲小心翼翼地抬起了一只手。

“是，是我……”

“我靠——”

何利手摁在头上，同时做了个翻白眼的动作，随即大步来到银菲的面前。

“你给我出来一下！”

何利低头看着银菲，命令似的说道。

“啊？干什么？”

“叫你出来你就出来，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快点！”何利厌烦地说道。

“什么事情不能在教室里说啊？而且马上就要上课了……啊！”

只觉得身子像小鸟一样飞了起来的银菲又迅速地掉了下来，只不过是头朝下而已。

“你，你干什么？快点把我放开！”银菲挣扎着叫嚷道。

原来何利对于银菲的啰唆甚为恼火，于是气愤之余，就把她给扛了起来。

“你认为我就喜欢扛着你这样的丑子在众人面前到处乱跑啊，都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叫你出来不出来造成的。”

“丑，丑子？”

“丑女顺子不就是丑子吗？”

靠，看来被海银这小妮子嘲笑一番的事又避免不了了。

事实上，海银要不是顾忌这里是学校，又得保护自己的美女形象，可能她早已笑得死去活来了。可就是这样，海银还是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努力控制着自己，看她把那张脸都憋成什么样了，跟喝醉酒似的，身体也是微微起伏着，就知道她已经很努力地控制自己了。

而此时的何利，早已是扛着银菲，大步走出了教室。他丝毫不去理会她的叫

喊，就连在走出教室的时候，银菲的后脑勺撞在门框上发出了一声闷响的事，何利都仿佛没有听见一般，依然自顾自地朝外走着，根本就看不出有一点儿怜香惜玉的意思。

TMD，看来我今天非得得脑震荡不可了。

银菲痛得一阵龇牙咧嘴，费力地揉着后脑勺上鼓起的一个小包，她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刚才这个小子根本就没有昏迷过去，而现在借机报复她。

眨眼之间，何利就将她扛到了后院，像扔包似的把银菲用力地放了下来。她原本还想来一个潇洒的着地，可马上想到自己现在扮演的是一个柔弱的女生，当下在减少冲击的同时，一屁股坐在地上，最后还不忘发出一声“啊”的尖叫。只是在她倒下之后，又立刻站了起来，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拍了拍校服上的灰尘，直看得何利是一阵目瞪口呆。不过他以为这只是个巧合，就马上回过神来，没有怀疑什么。

银菲整理完衣服后见何利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便也狠狠地回瞪了过去，无奈的是何利要比她高上三十公分左右，银菲想要瞪他就得抬起头，并且瞪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脖子酸痛、僵直等毛病……

“哼，个子高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满的银菲小声嘀咕着，可原本抬起的头现在又垂了下来，那滋味确实不好受，不管是因为什么。所以她看着脚尖，只等着何利开口询问。

双手揣在裤兜里的何利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上下打量了银菲一阵儿，突然沉下脸来说道：

“你怎么敢调戏我？”

这句话一开口仿佛就是一道晴天霹雳。

“什么？调……调戏？我只是看你那样子，受了伤，刚才……”

银菲被他这句劈头盖脸的话吓得顿时有些头脑短路、语无伦次了。

“你就那么想看我的身体吗？”何利把声音降到了别人听不到的程度，询问道。

“不，不是那样的，你先听我说……”

“当然，我早知道我的身体对女孩子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可你在我昏迷的时候下手，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喂，喂……你，你把话要说清楚了，谁调戏你……”

银菲简直有点儿欲哭无泪了，又急又气愤，为什么他就不能听一下自己的解

释呢？

“没想到你长得土里土气的，而且还一副挺温顺的样子，可做事却这么大胆啊！”

何利根本就不给银菲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我都说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只是刚才看见你受伤了，又晕倒在这里，是我怕你死掉才帮你包扎的，我可没有一点儿想要看你身体的意思！”

何利摇着头，做出一副感到无药可救的样子，看着银菲说：“唉，你还真幼稚啊！你看到哪个犯人会主动承认错误的？哪一个做坏事的人没有充足的理由啊？你撒谎的本事一般人还真比不了啊，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脸皮还真厚，你可真不简单啊！”

“你……”

银菲面对何利这种无赖似的说话方式气得牙都痒痒，说不出一句应对的话来，只能利用眼神来说明她此时此刻的心情了……

“哈哈，我们好歹也是同班同学，你不用太担心了，我肯定不会把你交给警察的，但是这个……条件嘛，还是应该有的。”

“那你还是把我交给警察吧！”

哼，不就是去警察局嘛，以老妈的关系，放出来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很明显何利没有料到银菲会出言拒绝，他愣了一下，不过立刻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表情，摇摇手说：

“那怎么能行呢，我怎么会那么做呢，出卖朋友的事情我可不会做的。你也别太小看我元何利了！”

谁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是朋友啊？

见银菲没有任何反应，何利挠挠头，接着说：

“我呢，被跟我住在一起的女人赶了出来，现在暂时没有地方可以落脚。你……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住，所以就想麻烦你一下。”

“……”

这小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

“你不要显出一副被吓到的表情好不好？又不是赖上你不走了，只要找到了房子，我就会立刻搬出去。还有就是，你可以放一百个心，我绝对不会对丑子有非分之想的，即使漫漫长夜再怎么寂寞难耐，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与其跟你睡在一





起，我还不如去抱着恐龙呢！”

“我说元何利……你好像有什么事情搞错了吧？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偷看你身体的念头，当时见到你只觉得你身上流了很多血，我又不能见死不救，打算找点什么东西可以给你进行一下包扎，但巡视了一下四周没有看到什么，所以无奈之下才脱下你的衣服帮你包扎罢了……”

何利并不理会银菲的辩解，自顾自地说：“你回家的时候别忘了叫上我，我们一起回去啊！行李什么的就不用担心了，反正我没什么东西。”

“我说，元何利，你……”

何利连忙截住她的话，威胁道：“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布你趁我昏迷之际，脱掉了我的衣服这件事。”

你个没良心的臭小子，早知道会这样就不应该救你，死了算了。

何利看着银菲郁闷的表情，好是一阵得意。

“哈哈，那从今天起我们可要好好相处啊，我的丑子室友。”

在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前，银菲仿佛失神一样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最后，她几乎是被何利拖着走回了教室。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吗？天啊！这么不幸的事情怎么会出现在我身上！

# 【錄】海不揚波

